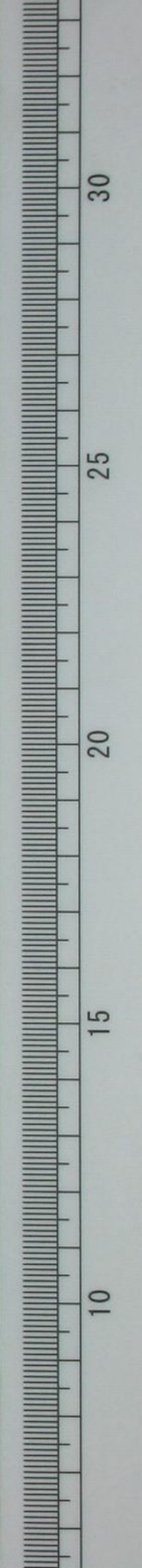


書法正傳

名蹟源流
純吟書要

九十
止

113
1032
6



13
1032
6

書法正傳卷九

大正十五年
房仙文輝氏寄贈

姪孫 鼎調軒

虞山馮

武簡緣編輯

男 守謙若谷同校

姪孫許雄雲亭

名迹源流

鍾繇賀捷表

歐陽永叔以史考之謂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關某未
死不應先作此表董道又謂元常字細畫短逸少臨
之不應畫疎體枝鋒露筋絕決知非元常之書也
簡緣云按元常真迹若偽右軍不應臨寫若鍾書

書法正傳

名迹源流

卷九

可偽則右軍學。者亦偽乎。鍾書賀捷宣示墓田諸迹。歷代內府珍藏。歷代善書大臣鑒定。宋儒偏要生事。甚無謂也。

鍾繇宣示表

楷目八行

南齊王僧虔書錄云。太傅宣示墨迹。爲丞相始興寶愛。喪亂狼狽。猶以此表衣帶帶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愛。納諸棺中。遂不傳所傳者。乃右軍別臨本。梁武所謂勢巧形密。勝於自運者也。

唐韋述叙書云。開元中。蕭令奏滑州人家藏右軍扇。上真書宣示。及小王行書二卷。敕命滑州給驛齎書。本赴京。其書扇有貞觀印。舊標織成題字。○蓋宣示祇有右軍臨本。鍾迹亡矣。

鍾繇季直表

鍾繇薦季直表。至元甲子。分湖陸行直字季道。以厚貲購得於方外友。旋失去二十六年。至正九年。又得之。高古純朴。超妙入神。上有河東薛紹彭印。黃初至今二百餘年。方見於世。從前鑒賞家。並未齒及神物。顯晦蓋有候也。先朝又歸沈石田家。或疑爲唐人書。然書法非元常不能也。今有刻本甚精。

鍾繇丙舍帖

原跡無存。張彥遠謂右軍暮年臨此筆法彌老。墨本在呂文靖公家。薛紹彭摹得兩紙。

右軍蘭亭序

唐何延之蘭亭記述之最詳。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四十一人同遊於山陰蘭亭。逸少製序。酒酣興樂而書。用鼠鬚筆蠶繭紙。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其時似有神助。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皆不如右軍亦自惜之。留付

子孫。傳至七代孫智永。永是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故獨傳家法。為隋唐間諸家所師。其書付弟子辨才。太宗聞之。令蕭翼計取入大內。太宗崩。遺命入昭陵。真迹遂亡。太宗初得真迹。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太子以下諸王近臣。人間稀少。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數萬錢也。

宋董道廣川書跋云。蘭亭序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搨摹。遂亡。其後溫韜發諸陵。蘭亭復出。仁宗時關中得蘭亭墨書字。

畫不逮逸少他書其後秘閣用此刻石爲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舊石爲勝此書雖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處

簡緣云按真迹止有辨才本又有神龍本不知何據

又云成都蘭亭寶月刻東坡贊蓋子由得於中山舊石故所摹獨傳於蜀中州人或未知也貞觀中詔湯普徹搨蘭亭賜梁公等八人而普徹亦竊搨出外以傳其書普徹自能書識逸少意故雖摹搨自到極處逮褚河南歐陽詢所臨則自出家法不復隨點畫也

蘭亭真本世不復見普徹典刑猶有存者今所傳皆本於此中山其一也

簡緣云按褚公歐公各有臨本褚則佻逸之極歐尚不失逸少面目定武本疑是歐臨以其似歐筆法也董道一概抹倒恐亦未爲篤論

歐陽公集古錄云蘭亭真迹相傳云已入昭陵立宮太宗貞觀初嘗令搨書人湯普徹等搨賜房立齡等八人普徹竊搨以出故外得傳之世所傳本蓋唐數家所臨也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迹復流

播人間。至宋太宗時購摹所得集爲十卷。俾摹傳之。謂之淳化閣帖。用數以分賜近臣。獨蘭亭真本不存。故不得列於法帖。今予所有其一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家。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各自有石校其本。纖毫不異。其四得於蔡君謨家。世所傳本不出乎此。簡緣云按董道書跋云。宋仁宗時蘭亭復得於關中。用此刻石。蓋真迹已亡。此所得而上石者。必唐人摹臨也。至云魏晉真迹俱從溫韜所發而出。則所殉葬者何多也。未可信矣。

南部新書云。蘭亭序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詐求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搨兩本。一送辨才。一王自收。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書法離鈎云。世以定武本爲第一。金陵清涼本爲第二。定武本薛珣別刻石。易去宣和間於薛珣家入禁中。建炎南渡不知所存。清涼本洪武初因寺入官。其石留天戒寺。僧金西白盜去。後事發其僧繫獄死。石遂不知其處。藝苑卮言云。定武本有肥者。有瘦者。有五字損本。五字不損本。當時諸供奉搨此帖。獨信本逼真。刻石留

後漢高祖
天祐三年三
月契丹解律
德光死於野
狐林

之禁中他本在外爭相摹搨而歐本獨不出耶律德
光入汴得而棄之殺林流轉李學究家以至復入
公庫所謂未損本也定武薛紹彭摹之他石潛易古
刻於湍流左右五字微劃一二筆藏於家大觀中上
知之取進御龕之宣和殿壁師陷諸珍寶悉逐虜北
而此石獨留宗汝霖得之以進光堯至維揚而復失
之所謂損本也

簡緣云按大內所藏皆絹素墨迹此云刻石禁中
未知何所據也

元黃元鎮秋聲集定武蘭亭跋云右軍真迹已入昭
陵其次即定武石刻也初石晉末契丹輦載中原北
至真定德光死棄此石於中山為李生所得慶曆中
韓忠獻公帥中山堅欲索觀李藏其石別刻以示公
李死其子出之宋景文公守定州以公帑金購入官
庫熙寧間薛守師正子紹彭又刻別本易而歸長安
大觀中詔取置宣和殿靖康之亂不知存亡此聞之
於康伯可者
米元章云見蘇耆家蘭亭三本一本是蘇易簡題第
二是易簡子耆跋筆法最精題為褚遂良摹第三唐
粉蠟本是其族人沂摹尚有一絹本在蔣長洹處一

紙本在其子之文處一本在滕中處後歸米氏一本在之友處又王文惠公孫居高郵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本紛紛不一各言其真大抵臨本也

又云泗州杜氏收刻板蘭亭

待制杜公所得即宣文閣摹本

有鋒勢

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視定本及世妄刻本甚不同也此書不亡於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即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王鞏謂余家印本是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一同錢塘闕景仁收唐石本佳於定武尚不及吾家板本也

趙子昂云當宋未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

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贋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能精識之於墨色紙色分毫不爽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

又云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勢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

董宗伯云姜山人遊豫章得蘭亭石蓋農夫鋤田數見夜有光以為異發而獲之已缺兩行真定武宋搨也

文休承云唐摹蘭亭余見凡三本一在宜興吳氏一在吳中陳緝熙家已刻石傳世一即神龍本也嘉靖初豐考功存禮嘗摹刻於烏鎮王氏今真迹已歸項子京家

簡緣云蘭亭不獨真迹久亡即唐人摹本不可得不惟摹本即定武石榻亦不可得蓋石榻自宋至今已不可勝計惟定武為可學唐人所臨大抵佻險而飛逸者必褚河南嚴整而圓備者惟歐陽蘭臺定武所刻純是歐法故後學可師褚公則非老學不易窺也今石既亡則從定武翻者亦足重矣

其餘翻本紛紛切勿輕信

右軍樂毅論

河南書目云四十三行付官奴

右軍筆論語子敬云吾書樂毅論一篇貽子藏之勿播於外樂毅之法王氏累世學此得成自外皆達勿以難學而自惰焉此論日有丹陽僧求吾吾不與也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云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摹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入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興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覩其珍閱玩良久匪朝伊夕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既歿又屬餘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

重恒加寶愛陳世諸王皆求不與及天下一統四海
同文處處追尋累載方得此書留意運工特盡其妙
其間書誤兩字不欲點除遂雌黃治定然後用筆陶
隱居云大雅吟樂毅論太師歲等筆力鮮媚紙墨精
新斯言得之矣

梁武帝答陶弘景云逸少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
粗健恐非真蹟弘景亦云疑是摸本弘景又云樂毅
書極勁利而不甚用意故頗有壞字

簡緣云按此則武帝貞白所論是摸本耳非直謂
非右軍書也

負暄野錄無錫徐氏家藏樂毅論碑石止存五塊可
見者一百八十九字皆用木匣鐵束甚寶愛之徐氏
之上世名鎮字君徽者劉公敞原父之妹婿常與原
父評論金石刻始末跋此碑尤詳云樂毅論有二本
其一元豐初吳人得其石於太湖水中石缺過半背
面皆有刻面十三背亦如之後題永和四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書賜官奴其上書昇僧權即梁朱昇徐僧
權也其一即周越書苑所載高紳學士得其石於秣
陵井中者是也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後兩行只有
最下一字至海字止紳之子安世卒於吳其家以石

質錢於州民錢氏家當官每令摹拓錢氏厭之給爲
失火焚燬矣熙寧中吳大饑疫趙子立者以金質得
之

又云舊傳樂毅論乃右軍親書於石其後石入昭陵
朱梁時溫韜發陵得之復傳人間即高氏本也是褚
遂良記貞觀中內出樂毅論真迹令直弘文館馮承
素摹寫賜長孫無忌等筆勢精妙備盡楷則子立所
得高氏本字亦奇絕非右軍親書於石亦摸真迹而
刻之者子立名竦泉南人曾將漕兩折入爲都水使
者無子有二女長嫁徐康直字平甫即君徽之子也

子立死以石授平甫徐氏再世寶之尤延之褒王順
伯厚之皆有題跋延之謂常親見歐陽公所藏集古
錄高氏本梅聖俞於碑後白紙缺處題甚妙二字與
此卷前一本同順伯謂考之集古錄高紳子弟以石
質錢於富人其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存矣

趙德甫云集古錄謂石焚非也元祐間余侍親官舍
徐州時故郎官趙竦被旨開呂梁堰挈此石隨行竦
歿石遂不知所在蓋歐陽爲錢氏所給而趙德甫則
不知石後歸徐氏也

又碑有朱徐二人押縫者乃梁朝摸刻之本又上有

小字云太和六年中勒畢太和唐文宗年號是經唐時再摹刻也字體比徐氏稍肥然極有典型此石出太湖時爲章氏所得刊二印爲末文云申國秘藏及章淵文房印章淵字伯淵乾道間嘗江山宰寓居於吳余及識之亦疎爽好事者今不知此石尚存其家否

褚遂良搨本樂毅記云貞觀十二年四月九日奉敕內出樂毅論是右軍真跡令直弘文館馮承素臨寫賜司空長孫無忌房立齡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楊師道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筆勢精妙備盡楷則至

中宗神龍之際不惜內府珍藏中書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二王真迹敕賜大小二十卷楚客裝作二十扇屏風以褚遂良閒居枯樹賦爲脚大會賓客示之時薛稷盧藏用等在坐廢食歎美太平公主婿武延秀亦在坐歸以告公主公主明謁見頗有怨言帝令開庫悉與之公主取五帙五十卷主特愛樂毅論以織成錦袋盛置作箱當籍沒時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吏尋覺遽而奔趨嫗乃驚懼投之爨下香聞數里千載名筆不復可得

又云武后時武平一時育於宮中見出六十餘函於

億歲殿曝之楷書每函可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樂毅告誓黃庭後爲太平公主取出其敗也薛崇胤懷樂毅等七軸托某駙馬貽岐王以求免戾據此則又與咸陽老嫗之說異矣

董道云李庠舊得樂毅論其本乃高紳學士家所藏石過自矜持謂真逸少書沈存中亦謂前人說逸少書多是縑紙惟樂毅論書於石不知何据太宗於右軍書特留賞蘭亭樂毅尤寶重太平之禍其迹已亡開元錄但有黃庭畫贊告誓而無蘭亭樂毅其亡信矣

此論乃右軍手書以貽子敬者始入於梁武後歸陳陳文帝以賜始興王貞觀中進御十三年命褚遂良排署至中宗朝而罹爨下之禍沈存中謂右軍手書刻石唐太宗將以殉葬非也宋有二石刻其一爲秘閣所刻其一爲高紳學士家所藏蓋以摹本壽諸石者也

宣和書譜云樂毅論有褚河南臨本

集古錄云樂毅論石在高紳學士家紳死家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摸傳其本其家遂秘藏之漸爲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家失

火遂焚其石今無有本矣蓋可惜也

黃道又云樂毅論世無全文高紳所藏石至海字止以史按之四纜得其一耳今世所傳又其摹者蓋無取也

又云昔時於秦玠兵部家得別本樂毅論文字完整筆力差劣然按今秘閣石本亦可上下相敵或疑王著之所書也

潘無聲云黃庭經樂毅論俱有完本不完本為米顛諸公駁論幾成魚目至有以為吳通微及王著筆者此中尚可容虞世南褚遂良數人不知通微輩能辨之否

簡緣云樂毅論原本已亡於咸陽之慘秘閣石搨未知所在高紳學士家所藏不全石刻又亡於火今所傳石刻完本意是秘閣石搨本翻出未可知也

右軍黃庭經

河南書目云六十行永和十二年與山陰道士

梁虞輪論書表云羲之好鵝山陰曇釀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

能自屈寫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義之便住半日為寫畢籠鷲而歸

簡緣云據此則河南書目誤矣

唐徐浩古蹟記云玄宗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收綴大小二王真蹟得一百五十八卷大王正書三卷內黃庭經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臣以為畫贊是偽跡不近真

又云潼關失守內庫法書皆散失初收城後浩充使搜訪圖書收獲二王書二百餘卷訪黃庭真蹟或云張通儒將向幽州莫知去處

董道書跋云夫求馬者必自其羣至授以騏驥之任則真馬出矣唐得漢魏晉隋書多至七百卷而以黃庭為第一在衆書時豈無所異而可一概哉顧世未嘗衡校而彈繩之則論有同異不足怪也至稽之法度而脗合案之體裁而結密索之神明而不竭者於是知世有驂騑矣此是當時唐人摸搨本而入石者時見筆意與常見二本及今秘閣所存異甚知唐初選置能盡書矣

又云黃庭非右軍書以傳考之知嘗書道德經不言寫黃庭也然羲之自寫黃庭授子敬不為道士書此

陶貞白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爲第一。天寶末。張通儒盜去。莫知所在。乃知原書不傳矣。今所見者。特後世重搨墨。摸不得其真多矣。蜀本黃庭筆墨粗。不足貴。

簡緣云黃庭爲逸少正書第一。真迹已止於張通儒。後世所傳真迹。意是唐人摸搨本。其刻於石者。在宋已有二三本。多從唐摸本上石。今之翻本甚多。收藏家得宋石刻。已是絕頂矣。

東觀餘論跋黃庭經後云。黃庭經世有數本。或響搨。或刊刻。皆正書。蓋六朝及唐人轉相摹倣。所以不同。

此卷臨學。殊工字勢。原倣歐陽率更。固自合作。但世傳黃庭爲逸少書。則非也。按真誥。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始降黃庭於世。逸少以穆帝升平五年卒。安得逸少預書之。又虞綸論書表云。爲山陰道士。寫道德經。晉書本傳亦云。爲寫道德經。當以羣鷺相送。以二書考之。初未嘗言寫黃庭也。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黃庭勸進告誓數首。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真誥前。故未之考耳。唐張懷瓘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全文幾篇。卽爲國寶。世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有寫黃庭。換白鷺之

書法正傳
詩今此帖始見於梁代蓋晉興寧以後或宋齊人書也僕頃在洛中見承直郎李鵬舉家蓄此帖是唐褚令摹單廓未填筆勢精善乃錢思公家本號玉軸黃庭中有五行爲周越摹換今歸御府矣

簡緣云按真誥一書從扶鸞來未可盡信其中可駁處甚多不獨黃庭一案也蓋右軍另寫道德經但今無其書余見一新翻本似是宋元人書并非唐摹也

又云黃庭多刻缺不全獨慶曆中摸者字畫具存氣象猶在不可以其近而忽之

米氏書史云黃素黃庭一卷是六朝人書並無唐人氣格縫有書印字是曾入鍾紹京家黃素續密上下是烏絲織成欄其用硃墨界行卷末跋台仙二字有陳氏圖書及錢氏忠孝之家印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鸞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此書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罷官過浚郊遺光祿朱卿卿名友文即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余獲於舊邸時貞明庚辰秋也晉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令陶穀記是日降制以京兆尹安彥威兼副都統余跋云書印字唐越國公鍾紹京印也晉史載爲寫道德經當舉

羣鷺相送。因李太白送賀監云。山陰道士如相送。應寫黃庭換白鷺。世人遂以黃庭為換鷺經。甚可笑也。

簡緣云。此是太白誤用耳。非後人因此而誤也。當時褚河南已云。黃庭換鷺矣。

又云。世傳黃庭多惡札。皆是偽作。唐人以畫讚猶為非真。則黃庭內多鍾法者。猶是好事者為之耳。

簡緣云。米老云。偽本是惡札。非謂右軍所書是惡札也。

右軍東方朔畫讚

河南書目云三十行

廣川書跋云。王濛子脩或作循嘗求書於右軍。右軍為

寫東方朔畫贊與之。及脩亡。其母見子平生所愛。內置棺中。則此書早已不傳矣。今所傳者。考其筆墨。蹊逕多不類。蓋後人為之。托逸少以傳也。

簡緣云。南齊王僧虔論書。則云。納置棺中者。鍾繇宣示也。僧虔在前。疑董道或誤。

廣川書跋又云。唐自貞觀購書。逮開元搜訪。亦既盡矣。校定大王書二卷。黃庭第一。畫讚第二。告誓第三。韋挺以畫讚是偽迹。夫畫讚已亡。而更出者。可知其為偽也。今世所傳。疑不在韋挺論中。彼得存於貞觀。而入錄。當亦有可亂真處。今之傳者。不能便入貞觀。

錄也

徐浩以為畫讚是偽迹不近真

簡緣云東方朔畫讚從來謂是右軍神品韋徐諸公以為偽亦言其臨摸者爾

米元章書史云右軍東方朔畫讚糜破處歐陽詢補之在下諷學士家歸宗室令時劉涇以僧繇畫梁武像易去

潘無聲離鉤云東方朔畫讚筆圓靜而勁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長耳蓋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輩或隨時用一人筆法也

簡緣云無聲此說必有所本

佛遺教經

集古錄云相傳是羲之書偽也蓋唐時寫經手所書爾唐時佛書今存者大抵類此

黃山谷云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不知樂毅論已遭火而別本為薛崇徹所藏亡於五溪其搨本皆摸畫善者則亦與寫經手何異但此書疎肥令密密瘦令疎自得古人意其為名輩所推良有以也離鉤云此書小不及樂毅論耳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

先鈍吟亦云非右軍不能東坡亦不以歐陽永叔言為然。

右軍告誓文

河南書目云十四行

董道云告誓文今入晉書傳中昔逸少為王懷祖檄也當時以不能堪摘細事遂脫憤自投朝廷以其誓苦故不强起以官開元中此書得於潤州瓦官寺講堂鴟尾其書一字為數體一體別成點畫不可一概求之如字有橫顯異法行法變草未嘗復出實天下奇作也李延業獻之岐王十二年復出岐王宅被焚則宜世不傳矣今碑字刻畫過於嚴重似是唐寫經

手搨摹以傳陶弘景論書謂逸少自吳興前書猶未為稱凡厥存迹皆是永和十許年中自失郡告靈不仕後畧不復自書然告誓文已出當時知鴟尾得者別本也貞觀書目已列告誓文武平一在武后宮中嘗見於小函同樂毅論黃庭經共藏便知此本不一傳摹相承不能辨其真贋也

唐韋述敘書錄云開元五年敕陸元悌檢校御府珍藏告誓猶存

唐徐浩古迹記云開元時御史史惟則奉使晉州博訪書畫時趙城倉督隱沒公貨極多推案承伏云有

好書贖罪。惟則索看，遂出扇書告誓等四卷，并二王真迹四卷，問其得處。云祿山下將過太原，停於督家三月餘，祇供稱意，留此為贈。惟則將至闕下，大有爵賞。

智永臨右軍五紙告誓第一。今所見者多永師蹟也。

右軍十七帖

法書要錄云十七帖長丈有二尺，貞觀中館本也。凡百有七行，九百四十三字。逸少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文皇帝購二王書，大王書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為卷，取其迹以類相從，綴成卷，以貞觀兩字印印之。褚河南監裝背，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羅標，織成帶，明皇開元五年，又以開元兩字印印之。跋尾列當時大臣名。此帖號十七者，以卷首有十七字，故以名。

宋黃長睿東觀餘論跋云：逸少十七帖乃先唐所刻石本。今世間有二刻本，其一刻於汴梁，卷尾有大敕字，褚遂良解無畏校人家或得之，此最佳。蓋唐本也。其一即此卷，無敕字。洛陽李邕鄆家所蓄舊本與此相類。其餘世傳別本為賀知章所臨，南唐李後主煜得之，勒石置澄心堂者，本朝侍書王著又別刻石勢。

殊疎拙而瘦。又有一板本亦似南唐刻者。第敘次顛
舛。文爲十七帖。而誤目爲十八帖。字亦瘦弱。失真獨
數。字本及此本。乃先唐所刻。右軍筆法具存。世殊艱
得。政和三年五月初吉。黃伯思書。

又云。畢文將叔家有唐初人所摸此帖。來禽等四物
外。又有密蒙花一種。然余按今諸本。並無此一種。而
張彥遠十七帖亦不載。此不知緣何。畢氏本有之。
簡緣云。近代又有翻刻。多無足取。在淳化絳帖東
庫本。大觀太清樓戲魚堂星鳳樓諸類帖中者。爲
近之。

曹娥碑

此即蔡邕聞之來觀。夜闇手摸其文而讀之。題文云
黃絹幼婦。外孫壻曰。又云。三百年後碑當隕。江中當
隕。不隕。逢王匡昇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之。是也。但
不著所書人名。歲月。昔人碑目。往往疑爲六朝人書。
蔡邕所見。應是八分古碑。此小楷字體。奇而古。筆勁
如鐵。非右軍必不能。但舊搨難得。
離鉤云。曹娥小楷。憔悴宛篤。若花蕊漂流。幼女捐軀。
於波間。又云。其流利豐妍。肉不欺骨。自是可入元明
之間。表仲長陸季道諸公最重此帖。當不誣也。

洛神賦

古人書目多云逸少洛神賦今不傳所傳者子敬書也

東觀餘論跋草書洛神賦後云世傳王大令書然結體殊不類獻之而頗似智永疑其遺迹也至洛神小楷則子敬書無疑矣世以小王好書此賦故凡有洛神書本皆歸之子敬亦猶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為蔡邕豈盡口筆筆迹哉要當鑒以心目而弗信耳傳為佳

董道云逸少此賦當以為第一今無復存者但子敬所書猶傳疑未可以伯仲間論也謝安石嘗疑子敬不逮父書世或謂不復可辨子敬曰外人那得知豈書法雖一藝亦自有至處恐非造其域者不能致論也此書摹傳失据更無神明點畫存耳非子敬書法盡此

又跋洛神賦別本云今世所傳洛神賦余見已四本矣雖王和甫家者最勝結字疎密得法然不若此書亦自與周子發家者稍異子發謂子敬愛書洛神賦人間宜有數本似未見其餘也昔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洛神諸書十餘種皆作今體知逸少嘗書此賦

子敬當是習其家學爾然書錄不記子敬洛神賦其傳之失實將後人摹搨未可知也字法端勁是書家所難偏傍自見不相映帶分有主客趨鄉整嚴非善書者不能也大觀元年爲安希古書

簡緣云唐太宗不喜子敬書故子敬真迹不收

離鈞云昔人謂洛神賦象凌波神趙松雪所得之陳集賢者十三行僅二百五十字繫晉麻紙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爲天下法書冠又宣和書譜所載未有柳公權跋語者其行字筆亦皆同而小乏韻且是唐硬黃紙所書定爲臨本無疑

簡緣云逸少真迹亡之久矣子敬真迹祇存十三行末有柳公權跋語近今翻本皆從此也今又有小楷全本未知又從何來

集右軍聖教序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弘福寺沙門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迹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克至了無高韻因號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此目故今士大夫玩之者少然學之弗至者自俗耳

書法正傳
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政和四年黃長睿記。

離鉤云：聖教序墨迹久藏項子京家，近歸武陵楊修齡侍御，備極八法之妙。

簡緣云：按當時集成勒石，安有真迹，恐後人從石本摹臨者也。

智永千字文

武帝得右軍遺書，令殷鐵石搗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命散騎侍郎周興嗣次為韻語。當其成時，一云：賢贊盡白，謂心力極於此矣。當時甚重之，詔令

蕭子雲寫進，而後述以書名者，率作千字，以謂體制盡備，可以見其筆力。然非書得成法者，亦不能盡工也。

智永為羲之七代孫，妙傳家法。為隋唐學書者宗匠。住吳興永欣寺，登樓不下四十餘年，積年臨書千字文，得八百本。江東諸寺各施一本。所退筆頭置之，大竹麓受一石餘，而五麓皆滿，取而瘞之，號退筆塚。求書者如市，所居戶限為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長安崔氏所藏，千文真迹最佳。大觀己丑，樂安薛嗣昌命工刊石，置之漕司南廳。

歐陽永叔疑薛氏所刻有殘缺處爲後人所補字多不類永師剔去二百餘字猶以爲未盡或以爲王著所補恐皆未確

海嶽名言云智永臨集千文秀潤圓勁八面俱備有真迹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所收不及也元昭武黃鎮成字元鎮所著秋聲集云嘗見武夷清碧杜公所藏智永真迹千文竊歎其歷世既久而縑素猶新蓋吳中陸氏之所標軸者其補綴缺腐畧無瑕迹徐以日映之然後稍見唐張彥遠所謂密其隙縫端其經緯厚薄均調潤潔平穩者陸其庶幾矣

簡緣云智永搨千文見於時者雖多然真偽雜出藏者已病其難辨觀右軍書記永和世謂默符聖典有鄉背之宜而智永取名謂潛印玄蹤盡其家法故側勒努擢策掠啄磔雖盡其法度而縱擒緩急自出法度外若秦豆氏之御進復履繩旋曲中矩取道致遠筆力有餘此豈可求於書僧畫販而得其真偽邪

褚河南聖教序

宣和書譜云褚公喜作正書其磨崖碑在西洛龍門孟法師碑在長安國子監聖教序在長安慈恩塔中

皆世所著聞者。

廣川書跋云。河南初學右軍。既又學虞伯施。後於史稜得用筆法。乃曰。此法更不可教。入是得其妙處也。羿之立教。必至於穀。至巧之所極。當自其心得。非可法度。準繩授也。學至於此。當自知之。

簡緣云。石刻有二。一刻於同州倅廳。龍朔三年兩篇合。一碑筆畫稍粗硬。一刻於雁塔。永徽四年兩篇各一碑。筆畫細媚而圓潤。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簡緣云。今世惟醴泉銘多舊本。當是宋人好臨。故其書而石堅緻耐拓耳。然今已壞極矣。

宋璟碑

在荊州沙河縣

歐陽永叔謂魯公書宋文貞碑。瘦健清拔。似瘞鶴銘法。

碧落碑

在絳州龍興宮

咸亨元年。陳惟玉篆書。李漢以為黃公譔書。莫知孰是。○宮中有碧落天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為碧落碑。○篆書奇古。李陽冰過絳州。寢碑下數日。不忍去。○州將不欲以槌擊石像背。乃摹別石。因封其舊石像。今所傳皆摹本也。

顏魯公麻姑仙壇記

小字本 大曆十年刻
大字本 大曆六年刻

集古錄云或疑非魯公書蓋魯公未嘗有小字書惟
干祿字書夾注最為小其體法與此不同所以疑之
細玩筆畫巨細皆有法非魯公不能也

簡緣云今石榻翻本甚多而模糊者猶是宋刻

蘇靈芝奏議

宣和書譜云蘇靈芝有二王法而成就頓放當與徐
浩同戈脚復類虞永興在唐人翰墨中固不易得

索靖月儀帖

晉人評書以索靖比逸少而歐陽詢至卧碑下則筆

墨妙絕可知月儀十二章入續法帖中李嗣真謂靖
有月儀三章今不止三章董道疑是唐人臨寫故書
削剔逕出法度外

簡緣云索靖有出師頌書法推為章草神品翻刻
亦多真迹在項子京家又有無名氏月儀

顏魯公中興頌

在永州正書大字

簡緣云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斷其崖石刺史元
結撰文顏魯公書磊落驚人謂之磨崖碑

蔡君謨畫錦堂記

簡緣云忠惠公書此記每作一字擇其不失法度

書法正傳
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之百衲碑。○先鈍
吟書錢宗伯西河毛氏誌銘。亦自謂百衲本。

王右軍半截碑

簡緣云。集右軍行書。丹鉛續錄云。饒州薦福寺碑。為雷所擊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裂合而卧樹之。猶可摹印。

褚河南西昇經

簡緣云。或曰唐經生書。先鈍吟見之。歎服下拜。至數十云。非登善不能也。

唐懷素自敘帖

簡緣云。真蹟為南唐李氏物。吳艷庵云。今為徐官傅謙齋所藏。空青老人題云。自敘帖。世傳有三。一在蜀中石陽休家。黃魯直以魚牋臨。數本者是也。一在馮當世家。後歸上方。一在蘇子美家。流傳吳中。余見刻本有二。其一有文壽承書釋文。今真跡聞在近。

李北海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簡緣云。在蒲城縣。斷裂久矣。正德中。御史劉遠夫。謫為蒲城尉。訪而出之。錮以鐵。復為完物。下半模糊。拓者多不全。搨余所藏者。每行多數十字。

千祿字書

簡緣云魯公著自書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已殘缺楊漢公重摹刻今所傳者楊摹本也真本以不完遂不傳

顏魯公多寶佛塔

宣和書譜云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鈎如屈鐵戈如發弩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闕偉家廟碑之嚴重仙壇之秀穎元魯山銘之深厚衆美並萃早年所書已與歐虞徐沈暮年之筆相上下及中興以後筆力迴與前異亦其所得者愈老也

簡緣云米元章毀之謂厚皮饅頭甚可笑

顏魯公爭座位書藁

米老云魯公與郭知運書有篆籀氣真傑思也

簡緣云宋人行書多從此學故翻本最多若近代所刻益不足校

褚遂良一龕碑

簡緣云貞觀十三年岑文本撰文遂良書大正書字近分書此碑久沈於水近代始出索者甚衆居民不堪復推於水今不知所在矣余得一本爲宿遷徐孝廉取去

褚河南枯樹賦

簡緣云真行書近有好事者與松雪翁臨本並勒石風流秀韻二書均美

虞永興廟堂碑

集古錄云予爲兒童時嘗學此碑刻畫完好二十年後復得一本則殘破甚矣

簡緣云此書極似右軍面目與化度寺九成宮爲書家所必須也○按此則斯碑在北宋時已損壞矣

李北海葉有道碑

集古錄云蔡君謨爲余言北海所書此爲最佳

簡緣云余又見一木搨者

又云餘多可辨不及備錄

書法正傳卷九

書法正傳卷十

姪孫 鼎調軒

虞山馮 武簡緣編輯 男 守謙若谷同校

姪孫許雄雲亭

鈍吟書要

書是君子之藝程朱亦不廢我於此有功今為盡言之先學間架古人所謂結字也間架既明則學用筆間架可看石碑用筆非真迹不可結字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則從心所欲不踰矩因晉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則字有常格不及晉人矣宋人用

意意在學晉人也。意不周而則病生。此時代所壓。趙松雪更用法而參以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後人不及矣。爲奴書之論者不知也。唐人行書皆出二王。宋人行書多出顏魯公。趙子昂云。用筆千古不變。只看宋人亦妙。唐人難得也。蔡君謨正書有法無病。朱夫子極推之。錐畫沙。印泥屋漏痕。是古人秘法。姜白石云。不必如此。知此君憤憤。黃山谷純學瘞鶴銘。其用筆得於周子發。故適健。周子發俗山谷。曾次高。故適健而不俗。近董思白不取適健。學者更弱俗。董公却不俗。

虞世南能整齊不傾倒。歐陽詢四面停勻。八方平正。此是二家書法妙處。古人所言也。歐書如凌雲臺。輕重分毫無負。妙哉。歐公一片神骨。極有作用。倚牆靠壁。便不是夔夔子山一流人。有牆壁所以不好。姜立綱尤俗。

余見歐陽信本行書真迹。及皇甫君碑。始悟定武蘭亭全是歐法。姜白石都不解。

董宗伯云。王右軍如龍。李北海如象。不如云。王右軍如鳳。李北海如俊鷹。

嘗學蔡君謨書。欲得字字有法。筆筆用意。又學山谷。

老人欲得使盡筆勢。用盡腕力。又學米元章。始知出入。古人去短取長。

薦季直表。不必是真迹。亦恐是唐人臨本。使轉縱橫。熟視殆不似正書。徐季海似學此也。

漢人分書不純。方唐人分書不純。扁王司寇誤論。只看孝經與勸進碑。爾顧云美云。唐人分書極學漢人。此論佳。可破惑者。

八分書只漢碑可學。更無古人真迹。近日學分書者。乃云碑刻不足據。不知學何物。

漢人分書多剝蝕。唐人多完好。今之昧於分書者多。學碑上字作剝蝕狀。可笑也。

虞世南廟堂碑。全是王法。最可師。貧人不能學書家。無古迹也。然真迹只須數行。便可

悟用筆間架規模。只看石刻亦可。學草書須逐字寫過。令使轉虛實。一一盡理。至興到

之時。筆勢自生。大小相參。上下左右。起止映帶。雖狂如旭素。咸臻神妙矣。古人醉時作狂草。細看無一失

筆。平日工夫細也。此是要訣。姜白石論書。畧有梗概耳。其所得絕粗。趙松雪重之。

為不可解。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如古釵脚。如拆壁痕。

書法正傳
古人用筆妙處白石皆言不必然。又云側筆出鋒。此大謬。出鋒者末銳不收。褚云透過紙背者也。側則露鋒在一面矣。

顏書勝柳書。柳書法却甚備。便初學。

古人作橫畫如千里陣雲。黃山谷筆從畫中起。迴筆至左頓腕實畫。至右住處却又擢轉。正如陣雲之遇風往而却迴也。運腕太疾起處有頓筆之迹。今人於起處作點殊失勢也。

余教童子作書。每日只學十字。點畫體勢須使毫髮畢肖。百日以後便解自作書矣。

張長史云。小字展令大。盡筆勢爲之也。大字感令小。過鋒藏勢。使間架有餘也。今廣平府有顏魯公儀門字。門字小。儀字大。却相稱。殊不見有異竒迹也。左去吻。右去肩。歐陽蘭臺不用此法。

東坡談書。皆篤論。過於黃米。米老喜作快口語。不知執之多爲所誤。山谷只自言其所得耳。

畫有南北。書亦有南北。晉人盡理。唐人盡法。宋人多用新意。自以爲過唐人。實不及也。婁子柔先生云。米元章好割截古迹。有書賈俗氣名言也。

東坡書有病筆。唐人無此。

顏魯公書磊落。鬼我。自是臺閣中物。米元章不喜顏。

正書。至今人直以爲怪矣。

子字分書。橫畫不飛倚。人直筆不向左挑起。人字加三擊。是古升字。

黃長睿疑智果書不真。此不習南朝書法也。歐陽公不信遺教。經東坡殊不以爲然。宋人蔡君謨書最佳。今人不重。只緣不學古耳。

書法無他秘。只有用筆與結字耳。用筆近日尚有傳。結字古法盡矣。變古法須有勝古人處。都不知古人却言不取古法。直是不成書耳。

余見東坡子昂二真迹。見坡書點畫學顏魯公體勢。學李北海風捲雲舒逼之。若將飛動。趙殊精工。直逼右軍。然氣骨自不及宋人。不堪並觀也。坡書真有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態。徐季海世有真迹。不知視此何如爾。

坡公少年書圓覺經小楷。直逼季海。見老泉一書亦。

學徐浩。山谷稱東坡學徐季海。蘇斜川却云不然。我。

信山谷。

作書須自家主張。然不是不學古人。須看真迹。然不。

書法正傳
是不學碑刻

唐人用法謹嚴。晉人用法瀟灑。然未有無法者。意即是法。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本領極要緊。心意附本領而生。

邑人嚴道普名澤家藏右軍二謝帖。或謂之曰。誰見右軍執筆作此字。余曰。能作此字。即是右軍使。右軍不能作此字。我亦不重右軍。

秦權上字。秦之隸書。乃篆之捷也。與今正書不同。然非分書也。蓋隸書本如此。後漸變為今正書耳。歐公

以此似今八分。遂呼漢人分書為隸。既知其不同。且疑薛尚功摹之失體。誤也。

今人作正書。是鍾王法。然鍾王古字亦多與今不同。世傳六朝唐初碑上字。分隸相雜。疑當時正書如此。至唐中葉以後。始變如今法。後人純學鍾王也。

右軍正書多古字。東方朔畫讚序字。作厚。樂毅論殺字。暴字。黃庭經耶字。遺教經身字。今皆不行。今人所用。只是宋元體。曹娥碑猶古。陝西傳摹盡去之矣。古人作小正書。與碑板誥命書不同。今人用碑板上大字。作小正書。不得體也。祝希哲常痛言之。

唐人碑板刻手亦有工拙然勝於宋人

佳麗字也佳鳥短尾也近時人作佳麗字盡誤漢書東方朔傳來來先生分書棗字作重來今人改作束字誤也見夢溪筆談不習二王下筆便誤

魯公書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米元章以爲惡俗妄也欺人之談也

顏書要畫中有筋其用筆與徐季海父子相同多寶是少年時書點畫皆有法不知者學之正如布筭相似須要看他墨酣意足處與朱巨川誥參看最得書至成時神奇變化出沒不窮若功夫淺得少爲足

便退落如嚴天池二三十歲好後來便可厭只爲從前功夫不多也大畧初學時多可觀後來不學便不

成書耳

宋人作書多取新意然意須從本領中來米老少時如集字晚年行法亦不離楊少師顏魯公也

本領精熟則心意自能變化

字有二法一曰用筆汝用筆疎硬而骨枯非法也看褚書便知血脉處極細而有筆意也二曰佈置左右向背上下承蓋半潤半細半高半低分間架在佈白處汝毫無法但直寫而無意不成字也佈置用筆干

古講之者多矣趙子昂專言此汝可尋思

凡學書千字文少不得簡緣云千字文是將右軍字

也書此是右軍舊法得此便有根本如二王法帖只是

影子惟架子尚在可觀耳書有二要一曰用筆非真

迹不可二曰結字只消看碑要知結字之妙明朝人

書一字看不得看了誤人事行書從二王起便是頭

路真行用義之法以小王發其筆性草書全用小王

大草書用義之法如狂草學旭不如學素此吾法也

教人作書吾便於柳法謝二書只學趙自餘一步不窺所以全不合古法也

然用筆如錐畫沙細而有姿媚汝短處正在此不可

不用功也若死學柳書其病亦正同耳悟得柳公學

古處二王歐虞褚薛打做一團方好也簡緣云盡至

囑已上三札與无咎

學書當有晉人法看石刻亦不易所謂差之毫釐謬

以千里也

趙文敏為人少骨力故字無雄渾之氣喜避難須參

以張從申徐季海方可季海筋在畫中晚年有一種

如渴驥奔泉之勢老極所以熟而不俗張書古甚拙

處人不知其妙也

顏行如篆如籀蘇米皆學之最宜留心

昨法書多失體佈置勻直少勢鍾公云點不變謂之
佈基畫不變謂之佈筭最是大忌如真字中三筆須
不同佳字左倚人向右右四畫亦要俯仰有情今俱
如筭子大似無講貫也日來作虞法覺其和緩寬裕
如見大人君子全得右軍體今日刻本黃庭都不是
但惜不見原本筆畫俯仰處甚道翻多失之與永師
千文看方得與无

米顛作顏行兼用揚景度有散仙入聖之致坡公須
帶二徐

本領千古不易用筆學鍾結字學王

晉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
法具在知此方可看帖

用意險而穩奇而不怪意生法中此心法要悟

行書右軍止有蘭亭及官奴帖獻之辭中令表米元
章云但取聖教序學之更學右軍諸札使大小相襍
便成書此言甚有會然蘭亭官奴字無大小正如唐
人碑上字耳

唐人多兼二王張從申所云右軍風規下筆斯在者
也然今所存頗似大令徐季海有筋骨如渴驥奔泉

怒猊抉石。東坡云細筋入骨。無人知此言極妙。米海嶽以為過老。詆之偏見也。米黃論書殊不及坡。然今人多信米。米黃俱好為快語。非篤論也。我嘗謂蘇黃論詩。米元章論書。不為無見。但抑揚太過。使人不樂聞耳。

趙子昂用筆絕勁。然避難從易。變古為今。用筆既不古。時用章草法。便拙。當其好處。古今不易得也。近文太史學趙。去之如隔千里。正得他不好處耳。枝山多學其好處。真可愛玩。但時有失筆。別字。董宗伯全不講結構。用筆亦過弱。但藏鋒為佳。學者或不知董似

未成字在文下

趙松雪出入古人。無所不學。貫穿斟酌。自成一家。當時誠為獨絕也。自近代李楨伯創奴書之論。後生取以為師。甫習執筆。便羞言模倣古人。晉唐舊法。於今掃地矣。松雪正是子孫之守家法者。爾詆之以奴。不已過乎。但其立論欲使字形流美。又功夫過於天資。於古人蕭散廉斷處。微為不足耳。如楨伯書用盡心力。視古人何如哉。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人落下。便有拏把。簡篆云語汝學趙松雪。若從徐季

海李北海入手便古勁可愛見汝行書如挽秋蚓意不喜汝學顏書大署書乃有似東坡處此從上學下也汝作多寶塔體多用死筆所以不好要看他活處如貝字有字橫處全無俯仰如一張梯此失也小處用功便不死與无答

學古人書不可失其本趣如近世王履吉書行草學孫過庭全失過庭意正書學虞全不得虞筆虞云先臨告誓後寫黃庭夫子廟堂碑全似黃庭履吉不知也過庭與右軍殆無別矣履吉多險怪全無右軍體白雀帖尤惡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所謂本領只是規模古人然須有取舍不得巧拙兼效雖欲博涉諸家然須得通會不可今古雜出唐人尚法用心意極精宋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領在其間米元章書如集字是也至蔡君謨則點畫不苟矣坡公立論亦雅推君謨

作字惟有用筆與結字用筆在使盡筆勢然須收縱有度結字在得其真態然須映帶勻美

書法正傳卷十

書法正傳
十一
正書以鍾王爲鼻祖至李唐而其法大闡自後衣
鉢相傳工者甚夥近代如趙董二文敏其尤也吾
虞馮鈍吟先生肆力於此鍾王辨香其在茲乎鈍
吟傳我簡緣夫子憶少時追隨函丈夫子以翰林
要訣及古人結構運筆口授手指疊疊不倦畧無
遺蘊予不敏強識一二未登道岸祇恐失墜夫子
晚歲博採歷代諸名家要訣叅以己見勒成十冊
曰書法正傳鎔碎金而成佛聚狐白以爲裘洵後
學之津梁書家之寶筏也其從孫調軒雲亭兩君
克承先志壽以棗梨公諸海內佇見劃沙印泥揮

毫者競窺其秘漏痕釵脚握管者悉悟其微矣受
業門人譚紹隆謹識

書法正傳十卷予從祖簡緣先生編集先生於晉
唐以來諸名家臨池秘籀悉窺其奧而又得先曾
叔祖鈍吟公提命登堂入室耄而彌工予自束髮
受書竊聞緒論謂古人理法寓於楮墨非徵文考
獻末由悟入學者苟指授無人而又不得名流論
說幾何不傍徨岐途廢然中止也邪徧考諸家之
書非不鉤其玄妙要未有統論古今辨晰源流使
後之覽者恍然得古人之意以馳騁乎康莊之途

者也是編闡明絕業鍾王一燈賴以不墜嘉惠後
 學豈淺鮮哉而先生謝塵已逾廿載予恐是書之
 將就湮滅也欲思所以壽世者舍弟雄與予有同
 志因共相叅校以付剞劂姪孫鼎謹識

古今鑑定 萬寶全書

十三冊 骨董集

四冊

明王陽明 傳習錄 附佐藤一齋欄外書

三冊 近世奇跡考

二冊

評註老子道德經

二冊 種彥隨筆 用捨箱

三冊

諧七部集大鏡

七冊 新井白石 古史通

四冊

要言故事大全

四冊 唐土名妓傳

二冊

增補新選年表

一冊 入蜀記註釋

二冊

情史抄

三冊 花生 古流百瓶

二冊

頭書 圖画 遊仙窟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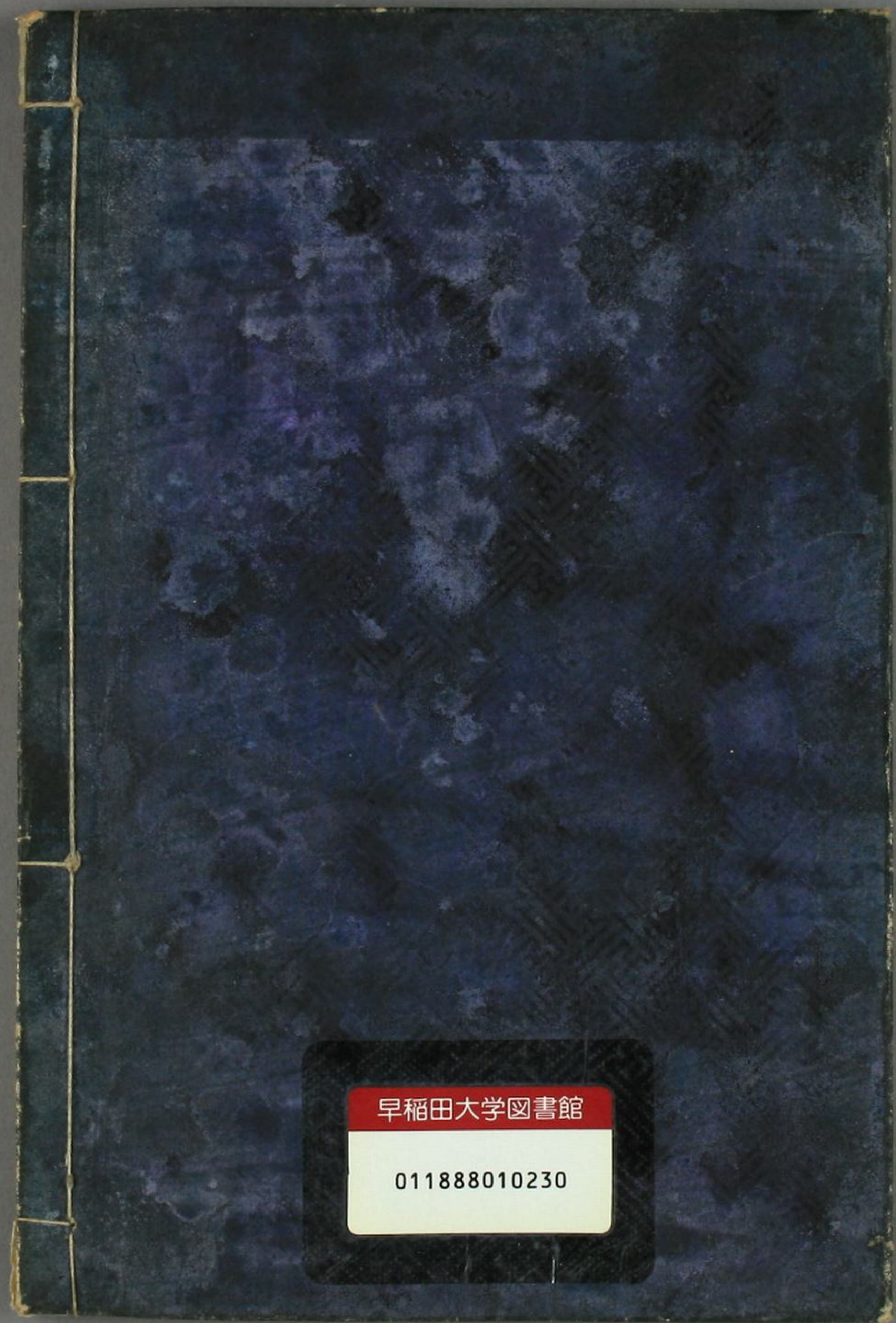
二冊 花生 池の坊百花集

二冊

東都京橋區南傳馬街壹丁目

松山堂書鋪

藤井利八藏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0230

虞山馮武簡緣編輯

書法正傳

東京書肆 松山堂藏版